

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在禁铜的同时,政府还大力发展铸钱业。有大臣说:“人称有矿的地方都可以采来铸钱,我认为不可行,因为采矿、铸造成本太高,铸一个大钱,成本是好几个大钱。”皇帝回复说:“铸钱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,再说现在国家财物丰盈,通过铸钱花出去也是好事,总比留在府库里强。别等啦,赶紧派能干的人去造钱!”大定十六年三月,派人分路访察各地铜矿,找寻适合铸钱的地方。十八年,在代州立监铸钱,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、知保德军事高季孙督办,因为所铸铜钱斑驳黑涩不能用,下诏削掉两人爵位,解除职务,并责打高季孙八十大板。重新派人督办。第二年上报称铸钱一万六千余贯。第三年,皇帝命令先呈送五千贯来看看,检视后认为质量过得去,遂命与旧钱并用。

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,金世宗已

女儿曾写过一首童诗,关于鸟鸣的有两句:枕着银河睡的天使,曾把梦话抛下,一半化作枝上的鸟鸣,一半化作遍野的花朵。

鸟鸣,是被揉碎的呓语吧!

若放在春日,被东风揉碎;放在夏日,被梧桐的叶子揉碎;放在秋日,被秋水揉碎;放在冬日,被槛外梨花雪白头揉碎。

一次在崂山留宿一夜。我头天晚上喝了点米酒,一夜无梦,酣畅得紧。次日,竟然被漫山的鸟鸣唤醒。——鸟鸣,这天然的闹钟。山坳里,太阳升起来,合抱的山峦,换算成合抱的鸟鸣,合抱人的耳鼓,醒神得很。

起来,泡了一杯崂山绿茶,开了窗,透一透新鲜的空气,也让鸟鸣缓缓流淌进来。冲了个澡,擦身回来,发现一只鸟正在探着身子到玻璃杯中饮我那杯茶。所谓“青鸟殷勤为探看”,当下终了然。只不过,这只青鸟是谁派来的呢?不可知,亦不敢知。

孔夫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公冶长,据说能识鸟语。闲暇无事,便邀来麻雀、燕子、黄鹂、猫头鹰等诸鸟

午后阳光热烈,蜀葵开得云霞灿烂。手掌大的花,一串串地开在房前街边,红的,粉的,黄的,白的,像盛放的笑脸,将夏日的热烈泼洒得满是。我们在桑树的浓荫穿梭下,如贪食的鸟儿,仰着脸,摘着一颗颗饱满的桑椹。颗颗桑椹如粉水晶,在阳光下泛着珠光,莹莹可爱,人见了便挪不开眼。

桑椹要一捧一捧地吃,才酣畅淋漓,才过瘾。捧起一把塞进嘴里,那甜美的汁水便在唇齿间爆开,顺着舌尖流向心底,怎一个“好”字了得!嘴不停,手也不停,在这热闹的夏日里,竟没有一只蜜蜂、一只鸟儿来与我们争食。想必它们都早已被这桑椹的甜美喂饱,不知躲到哪片阴凉里打盹去了。既如此,不如当一只鸟儿吧!“不,是蝴蝶!”我的朋友小杜说道,眼睛亮晶晶的,“我最喜欢蝴蝶了,你看我的发夹是蝴蝶,套袖上也是蝴蝶。”此刻,她穿着花裙子在桑树下逡巡,发间蝴蝶发夹随着她的动作轻轻颤动,真像是一只灵动的蝴蝶,在桑椹的甜香里翩翩起舞。蝴蝶说:“大中午的,我怎么不怕晒了?你定是施了魔法!”

钱都去哪儿了?(下)

经死了,章宗即位。雁门、五台居民刘完等人投诉,自立监铸钱以来,百姓屡被盘剥。朝廷派员调查后报告称,探矿的工匠常常故意到百姓的房屋处,指认此地可以开采,强拆民屋。百姓无奈,只好掏钱行贿免灾。铸钱处要求工匠每人每日交净铜四两,多数人无法完成任务,便销毁铜器及旧钱,送到官府补足。阜通、利通两个造钱处,每年铸钱十四万余贯,花费达到八十余万贯。这就是不掺假的劳民伤财啊!遂罢代州、曲阳两个造钱处。

禁铜不行,铸钱不行,花钱又花不出去,大金国的金融政策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。再回到最初的问题,为什么那么多钱花不出去?按常理官僚

应该愿意花钱才对。只有钱财从他们手上过,他们才能沾一手油,但皇帝三令五申让他们花钱,他们拖着不干,甚至阳奉阴违,所为何来?原因很多,但最可能的理由是:其实国库里并没那么多现钱,尽管账面丰盈,但那只是一个数字,国库的钱基本都被贪官污吏掏空。他们把钱藏起来,不消费,社会上的现金就流动不起来,百姓手里就现金紧张。

大定二十六年,世宗下诏:朝廷上下都说得钱太难,京师积钱五百万贯,实不为多,而各地政府积钱甚多,干脆都运到京师来吧!皇帝发话,不能不听,但太尉丞相克宁说,民间得钱本已艰难,若都运到京师,老百姓得钱就更难了,不如只运一半来,其他的让各路府库自行购买丝帛等物,“中外皆便”。也许他知道各地方并无这么多现金,特意打个折扣。这样大家脸上都好看。

野,也能把人听得陶醉。

有人会认为鸟鸣是香甜的吗?恐怕公冶长先生会。

周末,市郊的鸟市上有各色笼中鸟在售。也有所谓的先生,专门帮鹦鹉和八哥捻舌。鹦鹉和八哥能言,并非所有的都能,不能言怎么使其能呢?这时候,就有人蹦出来,说,捻舌。所谓捻舌,即手动捻一下鹦鹉的舌头,使其柔软;或是用香灰烫一下,使其舌表皮那层苔软化;或者干脆就是刀片手术。懂行的人都知道,捻舌不足取,说不定会害了鹦鹉。

鹦鹉本身的啼鸣不好听吗?非要其说人言。不知“人言可畏”吗?

雪天里,北风凄厉,鸟鸣如唤。你在那个枝端唱一句,我在这个枝上鸣一声。有吾乡老者,会说,这些鸟在撂话。撂,很有意思,你撂给我一句,我撂给你一句。鸟的话会有几斤几两?从形式上来说,鸟声如梭,有些山歌互答的意思,这样的场景,吾乡旷野乡村皆常见。只是,皖北无山,两只鸟,互生情愫,山自然而然就在心间耸立了,拦都拦不住。

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大坝,可以在春天,拦住汹涌而来的鸟鸣。

分;若做成耳环,环佩叮当,剔透如梦幻,风吹过,一阵果香袭来,让人为之侧目。

我们停停歇歇,吃够了便将摘下的桑椹放入盆中。摘一阵,吃一阵,不一会儿,一盆粉水晶便冒了尖,挤挤挨挨的,煞是可爱。隔一层桑椹,便摘几片桑叶覆在上面,再添几捧桑椹,深粉、浅粉、粉紫,层层叠叠,剔透晶莹,那样的美,让人见了便忍不住笑出声来。我们在盛夏的阳光里忙碌着,如勤劳的蜜蜂,摘了一盆又一盆,吃了一捧又一捧。那些欢乐,像阳光一样,洒在每一片桑叶上,也洒在每一颗桑椹上,空气里都充满了甜甜的味道。

那天回来,我带了一盒粉桑椹去见一位故人。他们去内地生活了几年,这次回新疆,不想又是临别的前夜。见我带去的桑椹,朋友眼中闪过惊喜,当即吃了起来。那样亲切,那样熟悉,那样开心。那些被岁月阻断的陌生和疏离,也在这桑椹的甜香里瞬间消失不见。食物虽不会说话,却承载着满满的记忆和情感,它知道我们的过去,也见证着我们的重逢。

揉碎的鸟鸣

来开会,奇的是这些鸟会把自己听到看到的事情说予公冶长来听。以鸟的视角来看世事,感知这浮生,想必一定有很多秘闻,很多趣事,只可惜,这技能一般人哪能了然?羡慕公冶长一副好技能。

密林之间,不知道是不是有交通警察,来维持一下鸟鸣的秩序。你方唱罢我登场,这就是秩序,没有规则不成方圆。转念一想,有了规则反倒无趣,凡事被规条章程钳制,失了风雅。还是静下心来,听得一山群鸟乱唱的好。

群鸟,你一言我一语,或者干脆是合唱。这一套,似乎喜鹊最精通。黄鹂一般是此起彼伏,喜鹊之鸣,似群龙无首,野野地,杂乱无章地唱和,倒也有些野趣。

吾乡有一种佐料,用芝麻、花生、孜然、八角、胡椒等物炒而粉碎成末,青瓷碟盛放,用来蘸着炙肉来食,你不知道有多香。万千的鸟鸣,被揉碎了,在山间,在林间,在旷

桑椹记

我们笑着,闹着,风里裹着细碎的笑声。阳光下每一颗汗珠都闪着光,仿佛裹着桑椹的香甜。欢乐冲淡了阳光的燥热,这些桑椹吃进肚里,竟像是饮了清凉的甘泉,直透心底。

“桑舍幽幽掩碧丛,清风小径露芳容。”新疆的孩子,哪个不是吃着桑椹长大的?每个孩子的记忆里,都有一捧桑椹的甜蜜。那些甜蜜,像汁水饱满的日子,阳光一样浓烈,又像我们鲜嫩的童年时光,掐得出水来。在新疆,白桑椹、黑桑椹都吃过。白桑椹齁甜,吃几嘴便觉腻味;黑桑椹吃多了,满嘴乌紫,人人都像那嗜血的怪兽;唯有粉桑椹,怎么吃都不腻。它甜得轻盈,甜得滋润,甜得人满心欢喜,亦如诗中所言“参差红紫熟方好,一缕清甜心底溶”。

粉桑椹如水晶般漂亮,若是串成项链,想必每个古丽都会将它戴在颈间。夏日里,颗颗珠玉般的桑椹挂在胸前,华丽却不招摇,美得恰如其